

易健常 著

星癲月懵

在三湘大地，

两父子都有匪夷所思的故事，

或勇武、坎坷；

或离奇、诡异。

真是个月也懵过，

星也癲过。

故事的生成让人可嗟叹，

可唏嘘。

最后都可以冲着这两父子

用北方话骂一声：

真不是纯爷儿们！

綫装書局

易健常 著

星癲月憎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懵月癡星 / 易健常著. -- 北京: 线装书局, 2017.8

ISBN 978-7-5120-2672-8

I. ①懵… II. ①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4567 号

懵月癡星

作 者: 易健常

责任编辑: 姚 欣

装帧设计: 王文龙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日月天地大厦 B 座 17 层 (100078)

电 话: 010-58077126 (发行部) 010-58076938 (总编室)

网 址: www.zgxsj.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册



线装书局官方微信

定 价: 32.00 元

前 言

从桐石村走出的兑生，和从桐花新轩走出的“鱼钩”，两人是父子。一个活跃在 20 世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一个生活在当下。他们似乎都受宿命支配，容易犯懵懂：狂热、冲动，却也是一种激情、无畏。

在三湘大地，两父子都有匪夷所思的故事，或勇武、坎坷；或离奇、诡异。真是个月也懵过，星也癫过。故事的生成让人可嗟叹，可唏嘘。最后都可以冲着这两父子用北方话骂一声：真不是纯爷儿们！

目 录

前 言	1
测字奇葩	1
鱼钩·女一号	8
礼帽·打回原形	14
桐花新轩·热词	20
桐石村·余三先生·余五学问·菊心	24
踩厢·扎排·行排	40
茶壶·鞋底抽嘴巴·倒瓢瓜	64
民国旅社·爱国牌香烟·圣人不死	72
第一纱厂·足球赛·摘牌子	83
黑鹿峰之谶	99
运宝·胡子叔叔	105
国货和洋货·刘家台子	112
抵制日货·坐实·发懵	120
莫非月亮也发懵	130
《古文观止》·扬舞露尘	135

蛭干汤·易水歌·····	139
从安源到锡矿山·····	147
石月·文化书社·题“反诗”·····	151
竹帛烟销·寻书·····	168
当年制宪·····	173
“湘人治湘”·“湘人自治”·····	178
劳工会·“虫草”·····	186
打啖·俄罗斯见闻·····	191
游行·宪政·····	196
殉难·红棉袄·戴美心·····	202
“民选”·一竹筒和渣浆·····	210
槟榔生计·天塌自有长子顶·····	217
星子跳舞·····	224
两只水鱼互咬·····	232
又聚会·折叠式轮椅·····	236
“安的摩尼”·“坛主射的”·····	240
百合电影院·铤业公会·商团·····	248
挤皮芋头·吉吉仔·利禄长矿·····	251
算术题·办小学·····	259
炮轰·砣子会·编课文·····	265
一个粑粑三口咬·····	268
娃儿岁半，翻坛倒罐·····	271

“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 留芳岭 24 号 ·	
工农义勇军·····	278
誓词 · 星子发癫·····	286
虫毒蚂蚁灭 · “鸭子凫水” · 即刻走人·····	292
風定岭 · 草药子郎中 · 进化论·····	315
散发霉味的墨宝 · 匕鬯不惊·····	320
菊心 · 彭叔 · 罗夫子·····	326
再测字 · 胎记 · 收条·····	328
坐牢 · 即刻回程 · 继续发懵·····	337
后 记·····	340

测字奇葩

人往老处走，不服老不行。用上自动剃须刀以后，很少照镜子，那天镜前偶然亮相，“吓坏了宝宝”的爷爷。这未必是我的尊容：脸上无光泽，几点老年斑霸道。年轻时对得起观众，现在失去那份自信。岁月不饶人，“渥然丹者为槁木，黧然黑者为星星”，确实，确实。与二十年前，甚至与七八年前相比，大不相同。

参团，岳阳二日游。看岳阳楼，喝君山茶，老套路。岳阳楼附近新辟出巴陵广场，广场上矗立二三十米高的雕塑“后羿射蟒”。荆蛮气象。后羿这位后生子，端的好身手，上射日头下射蟒，只是让个老婆飞到月球上，却又从来没有后羿射月的神话。嫦娥是不是劈腿，不得而知；后羿同嫦娥是不是协议分手，也不得而知。若干年过去，月宫成了嫦娥老太太的颐养院。后羿，何苦？

胡思乱想一番，回宾馆，晚饭后，散步去宾馆外的南湖广场。天色还早，夕阳给广场抹上几笔余晖，路灯陆续亮起。广场上滑旱冰的、跳广场舞的、点放孔明灯的，时尚掺和仿古，世俗玩起穿越。东面集中卖小食的推车，还有擦皮鞋的，算命测字的。测字的有十几摊。以前干这一行当的瞎子多，现在瞎子、“光子”一齐上，摊主穿着时新，每个摊档前挂一面或几面锦旗。锦旗有的起皱，有的平展，

绣上“料事如神”“神机妙算”“字字珠玑”“如承天意”“阴阳卜算第一功”“高人高见”。我看锦旗，见人群涌来，莫不是躲城管？听到你呼我应的招呼声——歪嘴子来了。我被拥挤的人群踩踏鞋后跟。看到面前有擦皮鞋的，出两块钱擦鞋。

从擦鞋大妈手中接过矮板凳坐下，边擦鞋，边打听歪嘴子是什么人，怎么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擦鞋大妈嘴一努，说：那边就是他，测字极灵的。

我问：叫歪嘴子，嘴巴抽风？

大妈说：不是。你未必不懂，歪嘴子和尚好念经啦。

她接着说：这一溜算命测字的挂出的锦旗，其实都是他赚来的，前手送来，他后手送出。他测字准，说得透人的心思，不吹牛皮，找他的人自然多。只是他一个月只来几天。

鞋，已经擦亮。过去看歪嘴子测字。人多，里外几重，我个高，能看到真面目：他坐在马扎上，戴顶鸭舌帽，帽檐拉齐眉毛，头偏在一边，斜眼看世界，偶尔用浑浊的目光看一眼跟前算命的人。他说话不连贯，语音厚实，有停顿，有沉吟，让听众如嚼槟榔，产生醉意。女人多，挤在前面的是个三十多岁少妇。歪嘴子问：测字？

少妇说：是的。

他说：报个字。

妇人说：报一“有”字。

他说：你想问子息？

妇人点头。

他问：当面讲还是去僻静处讲？

妇人说：当面讲无妨，我又不是姑娘大姐，没什么可瞒。

他说开来：“有”下为“月”，“月”主阴，女方没有缺陷。而“月”上一横一撇，说是“夫”字，却少一半，夫星不全，问题出在男方。男方去男科医院做个检查，对症下药，或会有喜。

妇人连连点头，说：我老公就是固执，先生这一说，我心里有底。

妇人一边抽出几张红色的“老人头”递过去，一边骂老公：死鬼，总说是我的问题，让我药吃一堆。今天算是找到说法。

众人看得发呆。

妇人挪身，挤进条中年汉子，穿着亦军亦民，口音南腔北调，气色若慌若虑，身板如缸如塔，黑黑瘩瘩，鼓鼓墩墩，坐在板凳上如只牛蛙，粗声大气说：测算个“田”字，问去向。

歪嘴子在写字板上写个“軍”字，问：刚退伍？

汉子点头，说：神！想问，该从政还是经商？

歪嘴子将“軍”抹剩一“田”，说：你解甲归田，若是做生意，赚得套商品房。

他在“田”上添一宝盖，以示商品房。又说：有一口

饭吃，算是小富。

又在宝盖下写“一”和“口”，合成一“富”字。

汉子点头。

他继续讲：依我看，“田”如一官印。

众人看出来，说：是呀，是像官印。

歪嘴子说：“田”有五“口”，两口为“官”，三“口”为“品”，若是从政做官，可做到一定品级；再有，“田”为两“日”，两“日”为昌，今后事业昌盛。

汉子脸上挤出笑褶子，说：从政好，从政好！

歪嘴子略作停顿，说：“田”字四面“山”，要多找靠山。

一番话说得汉子喜虫冲头，打开钱包，倾其所有，手中一叠递过去，说：兄弟，说得到位，今天只带这么多，不成敬意！

周围的人看蒙了，歪嘴子不动声色，接过钱，并不表谢意。

一旁有人问他：测字有什么依据？

歪嘴子说：宇宙是全息，天人合一。

他轻描淡写，让人看到宇宙洪荒、天球河图、阴阳八卦、运势起伏，一片啧啧，叹服。

我也叹服。叹服的是汉字的丰富、含蓄、通达、变化，偏旁部首、横竖撇捺生出这么多奥秘，牵动世态人心，让人省悟，让人服膺。细想，汉字同宿命或许有关联，占卜时在乌龟板上烤出裂纹，裂纹不就是原始的字？最早用蓍草占卜，蓍草拼出的卜相，会不会是最早的字形？

一个年轻妹子挤到跟前，说：测算个“新”字，问婚姻。他写出“新”，当即断言：婚姻有阻碍，女方家里不同意。

年轻妹子问：为何？

他指着“新”字，说：左为男，右为女。男方如立木，女方如斧斤，以斧砍木，当然有阻碍。

妹子急着问：能改变？

他慢悠悠地说：我没有将话说完。立木为亲，你男友高端、大气、上档次，正是你的亲人，你同他真心相爱，“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

我暗叹，他搬出了舒婷的《致橡树》^①？

他又在“斤”的右边写个“坎”，说：你们面前横着一道坎。

指着“坎”字的“土”旁，说：这道坎由地方习俗造成。

抹去“土”，余下的“欠”往“斤”一靠，拼出个“欣”，口中念念有词：妹子，关键还在你，不怕的，你看，前途欣欣向荣。

众人欢腾。

我随口读出《致橡树》后面几句——“这才是伟大的

① 舒婷，中国当代女诗人。《致橡树》创作于1977年3月，是“文革”后最早的爱情诗。

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坏了事。

歪嘴子听到，似乎认出我，站起身，立马收摊子，夹着写字板和马扎，泥鳅一样消失在人群的泥涂中。

他认出了我？为什么要躲？我怅然有所失，回到宾馆，倒在床上。估计是他！

几天后，回长沙，决定做件事。

下午，坐公交，转几次车到东郊。说是“郊”，其实热闹。路过一片建筑工地，穿过一条巷子，找到一处陈旧的公馆。公馆门上“桐花新轩”的木牌匾上，字已模糊，有的字已脱落，只保留“同”“化”，其他的字和偏旁，让风雨，或是让岁月侵蚀了。门上仍挂着那把年代久远的大铜锁，我脱下鞋子，不费力气将铜锁敲击落。这处公馆太熟悉，三十几年前就来过，七八年前在这里住过几个晚上。进屋叫“有人吗”？无人应答。

院子荒芜，栽种在陶缸里的发财树、富贵竹已枯萎。天色昏暗，进屋，视线模糊，我轻车熟路，按下墙上开关。本应发亮的壁灯、顶灯一大半不亮。再叫一声“有人吗？”还是无人应答。我上楼，楼上一切依旧，只是气闷。开灯，开窗户，有了空气对流，有了光亮，屋里算是有了人气。桌上一层灰，电脑用布蒙着。靠墙的书架被大幅床单遮

盖。揭开床单，陶制的油盐坛子还在，我碰倒巴掌大的照片框，很“过去式”的那种，嵌着鱼钩年轻时拍的照片：桀骜不驯，意气风发；有张大些的，是他同一位长得蛮漂亮的女子的结婚照。我在岳阳见到的歪嘴子是“鱼钩”？不可能。我立刻放弃原先的猜测，七八年前我还见过他，会认不出？

我坐在书桌前发呆。想到七八年前——

鱼钩·女一号

八年前的事。

八年前接到电话，邀我参加同学会。手头事多，开始犹豫。后来又有电话告知，这次联系上“鱼钩”，他保证来。为了见鱼钩，我订了广州到长沙的高铁票。

立马记起他的尊容：凸起的额头，翘起的下巴，侧面剪影似一弯新月，夸张地说像钓鱼钩。据说，下颏起翘的人自信。若以鱼钩为例证，确实。他才思敏捷，语言尖刻，不可一世，以潇洒旷达出名，身上故事不少，同我磕磕碰碰的时候也多。但不论什么时候，这个另类不容易被抹杀。离经叛道的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老公王小波也是另类，王小波说，人要活得“有智、有性、有趣”。拿这六个字套在鱼钩身上，贴切。毕业多年，他的踪迹如草绳灰线，若有若无。有的说他已是高官，有的说依他的脾气性格，定会得罪人，是不是翻了船，说不好。

我记起同鱼钩的舌战至少有几十回合，占上风的时候不多。若论取绰号的智慧含量，他远胜于我。我叫他“鱼钩”，因他姓余，还有就是他的尊容，突出的额头和翘下巴，侧面看像个钩子；他叫我“箭垛”，因为我姓名中有一“建”，建、箭同音，再有，他以为我只适宜做箭垛子，是典韦一类有勇无谋的人物。

大学刚入学，我就接受他的拷问：唐诗能背多少？宋词能背多少？问到我山穷水尽，他从书架上抽出本《唐宋名家词选》给我，让我从“平林漠漠烟如织”读起。他当时喜好的是苏联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

同他住一间宿舍，不幸耶？大幸耶？每天一早，就被他公鸭声的早课催醒：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要不就是：

“摆开队伍前进，
这里用不着说瞎话，
是你，毛瑟枪同志，起来讲话
向左向左向左……”

先是“婉约”“豪放”的马匹相继而来，后是“未来派”的马队呼啸而去，凌晨的清梦被捣破。探头一看，他披着大衣，临窗远眺，那束阳光镀上他翘起的眉毛。

这家伙文得，也武得。那年头要防汛抢险，下雨天担湿泥固堤。我担心衣服湿了没有干的换，赤膊上阵；再有，工具不够，我干脆两手各提一畚箕湿泥上堤。班上一位女同学，就是后来中文系文艺宣传队“女一号”发出赞叹：好有力气。

他听到，估计有些“捻酸”，告诉女一号，说我是典韦，

赤膊上阵。

女一号问：典韦是什么人？

他说：《三国》中的人物，被乱箭射成箭垛。

我或者应该认为女人是祸水。如果不是女一号无心的赞美，我不会成为“箭垛”。

又记起那年元旦，观看文艺演出，台上红太阳万寿无疆，台下男生们“选美”。那个年头，“当兵三年，见了母猪是貂蝉”；同理，“大学四年，见到女同学口流涎”。舞台上表演《北京的金山上》，女演员腰肢摆个杨柳十八翻，摆得起劲时，我旁边的鱼钩眉毛跟着十八翻，翻得不过瘾，大叫一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大家没有看台上，目光却聚焦于他；他红着脸，眉毛拧起来喝道：看我干什么？看台上！

后来有变化。他开始学跳“万岁，毛主席”一类“忠字舞”，执意参加文艺宣传队。谁能拒绝他呢？出身好，热情高。只不过在台上，撅起屁股挥动手中的小红书时，他的动作实在夸张。在文艺宣传队，若是群舞，他还混得过去，那次模仿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杨伟才，他却露馅；跃起的动作太大，身体失去平衡，“啪”地摔在舞台上。虽说出丑，他坚持留在文宣队，因为爱上了宣传队的女一号。

女一号有男朋友，鱼钩撬墙脚，不地道。那次，他同女一号在湘江边约会，被我和一群同学看到，我写了几行诗